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三十四回 管貽安作驕呈醜態 譚紹聞吞餌得勝籌

卻說張繩祖同紹聞出來，王紫泥畢竟為考試，心下有些作難。一繩祖道：「你來罷，疥瘡藥怎能少了你這一味臭硫磺。」紫泥少不得跟著同去，一徑直上槐樹衙劉守齋家來。

看官要知道劉守齋是個什麼人？原來劉守齋祖上是個開封府衙書辦，父親在曹門上開了個糧食坊子。衙門裡、門行裡一齊發財，買了幾處市房，鄉里也買了八九頃好地，登時興騰起來。劉守齋名叫劉用約，因做了國學，掛帳暨匾，街坊送了一個台表，就叫起劉守齋。這劉守齋從祖、父歿後，自嫌身家寒微，臉面低小，專以討些煮茗釀酒方子，烹魚炒雞的法兒，請客備席，網羅朋友，每日轟賭鬧娼。一來是自己所好，卻有八分奉承人的意思，無非圖自己門庭熱鬧。

今日這三位一齊闖進客房，這劉守齋喜從天降。張繩祖問道：「東縣的客在麼？」守齋道：「王老叔早晨陪客到這裡。王老叔回去，鮑相公發急要走，我強留住，現在後園小書房哩。」

紫泥道：「你二位去罷。」繩祖道：「你看你那樣兒，難說宗師要命不成？」守齋道：「爽快不用在前邊，我引著一同到後邊罷。」王紫泥道：「待我便便就來行得麼？」劉守齋道：「你老人家何用自己親身出恭。」大家哄然。繩祖扯住紫泥，紹聞跟著。守齋到了客房後門，高聲道：「躲一躲兒，有客過去！」

穿宅過院，徑至後園。另是一座小院落，花盆，橘筒，也有五七樣子。三間小房兒，只聽內邊有呢喃笑語之聲。進去一看，原來正是那個鮑相公同著一個妓女在那裡打骨牌。大家同圍了二個喙兒，讓座坐下。紫泥便開口道：「此位便是今日早晨拜的張大哥。此位是蕭牆街譚相公。」繩祖道：「失侯有罪。」鮑相公道：「豈敢。」妓女捧茶遍奉。紹聞向守齋道：「久仰大名，今日幸造。」劉守齋道：「甚風刮到，多謝先施。」寒溫套敘了幾句，繩祖便道：「閒話少提。鮑兄此番進城，弟已知其來意。守齋呢，就拿出色盆來。不然者或是混江湖，骨牌溯，打馬弔，壓寶，大家玩玩，各投所好。休要錯過光陰。」

紫泥道：「我不賭罷。」繩祖笑道：「還有誰哩，算上你的一分頭何如？再休提宗師兩個字，犯者罰東道兩席。」守齋開了書櫃門，早取出比子，色盆，寶盒子，水滸牌，妓女鋪上茜氈，各占方位。惟有紹聞不動身。守齋道：「新客我不便讓。」繩祖道：「不用推辭，玩玩兒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可曉的我不會。」繩祖道：「叫人替你看著。就叫這個美人與你看著不妨。」那妓女笑道：「我一件也不認的。」繩祖道：「你的大號呢？」妓女道：「沒有。」守齋道：「他叫做醉『西施』，會吃一盅兒。」

繩祖道：「適才你怎麼打骨牌？」鮑相公道：「他委的不會，適才搭點兒，都配不上來。如何能替譚兄看哩？」張繩祖道：「守齋，你算一家兒罷。我也知道你不大明白，怕這場賭兒散了。」

話猶未完，守齋的僕人來說：「後街顧家有人尋鮑相公哩。」

鮑相公失色道：「是家母舅著人尋我哩。我來時原不曾到母舅家去，本意不叫家母舅知道我進城來。不知怎的又知道了。」

這不可不去，我只得失陪。」眾人攔阻不住，紹聞只得相隨。穿宅過院，送至大門。只見顧家家人說道：「東縣姑娘昨晚就有信來了，今日俺大爺好不差俺四下裡尋鮑大叔。這是冒猜的，不料果然在此。」鮑相公道：「不用多說。」回頭一拱，說：「改日再會。」快快跟的顧家家人走訖。眾人也就想打散而去。恰好管貽安又同了一個人從街口走出來，看見眾人，哈哈笑道：「好呀！」紫泥道：「好大氣性，一個鵝鴨敗了，有何氣生，便是那個樣子，茶也不吃就走了。」

管貽安嘻嘻一笑，劉守齋就邀同到家。連新隨的人，主客共六個，依舊從院內過去。到了書房，又圍一個喙坐下。醉西施捧茶遍奉。管貽安開口便向妓女道：「西鄉走走去。」妓女道：「正要九爺去。」繩祖指新來的少年問道：「高姓。」那人道：「張大叔不認的我麼？」繩祖道：「一時想不起來。」管貽安道：「這是我新收一個龍陽。」那人起來向貽安頭上打了一下子，笑道：「老九你也敢說，叫眾人估將起來，看誰像外繩祖道：「到底我忘了，有罪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倉巷裡，張大叔再想。」繩祖道：「是了。你是星相公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繩祖道：「那年與令尊作弔時，你還是盛價抱著謝客。如今沒在學裡讀書麼？」管貽安道：「讀那書做屁哩！他如今也學撞二層光棍，正是他當行時節，也罷了。」那人便起來與管貽安嘻笑、廝打起來。眾人都勸道：「休要惱了。」二人方才歇手。

管貽安又指著紹聞向王紫泥問道：「這位是誰？先在你家見過，只顧咬鵝鴨，沒有問。」王紫泥道：「這是蕭牆街譚相公。」管貽安道：「蕭牆街譚忠弼是府上誰呢？」紹聞把臉紅了一紅，答道：「是先父。」貽安道：「令尊當年保舉花了多少銀兩。」紹聞道：「不曾花什麼？」貽安搖手道：「我不信。家兄當日因為這個宗兒，化了二百兩以外。親口許陳老師五十兩，陳老師依了，老周執拗不依。那老周是個古董蟲，偏偏他如今升到江南做知縣了。」那同行的星相公，姓婁，叫婁星輝，見管貽安說話下道兒，便插口道：「老九，你看你說的是什麼！」那管貽安道：「你不愛聽，你離離何妨？我還不與你說哩。我放著老西不與他說，他臉上有粉，比你不好看些？」

早已一把手扯住妓女，向院裡調笑去。

這劉守齋見一起門戶子弟，少長咸集，荒向家裡跑，吩咐加意烹調，好辦午饌。

少時，鮑相公也回來。原來出的街口，與了來人幾十個錢買他，只說尋不著，依舊回到劉家。小廝兒看狗，仍到後園書房內。商量賭時，日已過午。劉守齋吩咐列了七座，排開兩桌，安上果盤佐食，澆上清醬淡醋碟兒，一聲道：「請坐。」管貽安道：「偏是你這等人家飯是早的，可厭！可厭！」守齋道：「無物可敬，所以略早些。」繩祖道：「日已錯西，也不算早。」貽安道：「肚裡飽飽的，吃進大錘子去！」婁星輝道：「那是你素用的。」兩個又調笑了一遍。王紫泥道：「鄉里客請上座罷。」管貽安道：「離了鄉里人，餓死您城裡寡油嘴。也罷麼，我就討僱。」一徑坐了首席。鮑相公坐了次座。婁星輝笑道：「老九，隔縣裡客，你也忘了讓座。」貽安忽的惱了，道：

「我坐的不是，我就走！」一直起來硬要走，眾人攔住。婁星輝道：「說一句笑句，你就惱，你怎的罵我來？」貽安道：

「你還不知道，我是驕慣成性。」大家解勸一番，依舊分了兩桌，眾人挨次而坐。酒過三週，精味美品上來，紫泥便誇烹調，守齋謙遜而已。貽安便問廚役是誰，守齋含糊答道：「胡亂尋個人做做。」貽安用箸取起一塊帶骨的肉兒道：「這個狗彘的，就該把手刺了！」守齋原是內造，一句話罵的臉紅，再也不敢多言。

有詩刺那浮華子弟膏粱腔兒：

子弟浮華氣太驕，當筵開口講烹調；

請君細細翻家譜，祖上鼎鍾歷幾朝。

不說那管貽安在酒席上妝那膏粱腔兒，抖那紉袴架子，跳猴弄丑。這張繩祖早把王紫泥點出門，尋個僻地兒，商量說：

「老王，你沒看麼，姓鮑的那孩子還牢靠些，這姓管的那個孩子，是個正經施主兒，咱休要當面錯過。不如下了手罷。」王紫泥搖頭道：「不然，你再看管老九眉眼都是活的，何嘗是憨子？只怕下手不成，不如下了姓鮑哩罷。再不然，把譚家那孩子宰割了，一發不犯扎掙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呸！譚紹聞是個初出學屋的人，臉皮兒薄，那是罩住的魚，早取早得，晚取晚得。姓鮑的也是個眼孫，還不多言語，想是世道上還明白一二分兒。那姓管的一派驕氣，正是一塊不腥氣、不塞牙的『東坡肉』。今日若不下手，到明日轉了主戶，萬一落到蘇那子、王小川、鄧二麻子他們手裡，他們就肥吞了，不笑我們上門豬頭不曾嘗一片耳朵脆骨哩。」王紫泥道：「你獨自下手罷，我委實掛牽考試。」張繩祖陣了一口道：「縱然丟了你這個前程，也不可錯過這宗。我對你說，古董混

賬場中，幫客不可要兩個，有了兩個幫客，就如妻妾爭寵一般，必要壞事；光棍不可只一個，有了兩個光棍，暗中此照彼應，萬不失了馬腳兒。你只管放心，管情明日咱二人有二百兩分頭。」

二人扣定，依舊又入殘酌。管貽安道：「你兩個一道巷口住著，想是商量機關要下手我們麼？」張繩祖哈哈大笑道：

「果然九宅不錯，一猜就猜著了。原是商量請眾客今日舍下吃酒，不許一位不到。」鮑旭道：「今早府上像待客光景——」話猶未完，管貽安道：「那就討擾不成。殘茶剩酒，叫狗攬的吃，我不去。」張繩祖道：「豈有此理。不過旋切醬菜，炒豆芽兒，綠豆米湯，愛吃酒的吃一杯兒。何如？」管貽安道：「這我就去了。」

說聲去，便起席，刻下就走。劉守齋還留住不放，管貽安昂然直走，說：「可厭！可厭！」仍要從前門走。劉守齋說：

「後邊有便門，更近些。」一齊起身，西妮也送出後門，管貽安一把拉住道：「你也同去。」西妮道：「怕縣裡公差。」管貽安道：「就是撫按大老爺撞見，也不好把我九宅怎麼著。」

扯住西妮前行。眾人尚知回頭作別。劉守齋呆望而已。

轉至巷口，譚紹聞欲作別而回，張繩祖那裡肯放。管貽安看見便道：「若是走了一個，誰要再去，就是忘八大蛋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何如？」紹聞少不得隨眾又到張宅。日色初落，假李逵早點上兩枝燭來。管貽安道：「來來來，這場賭兒，頭叫老西抽了罷。立刻就弄，休要宿客誤客，惹人厭氣。老張，你那豆芽。醬瓜，到半夜裡作飯罷。」張繩祖道：

「敢不遵命。」管貽安派了自己一家，鮑旭一家，譚紹聞一家，張繩祖一家，王紫泥一家。婁星輝與他搭了二八賬。紹聞方欲推托，被管貽安幾句撒村發野的話弄住了，也竟公然成了一把賭手。

掌過燈來，擺上碗，抖出色子，開上錢。若再講他們色子場中，何取巧弄詭之處，真正一言難罄，抑且掛一漏萬。直截說來，擲到東方明時，管貽安輸了四百二十兩，鮑旭贏了七十兩，譚紹聞贏了一百三十兩，其餘都是張繩祖、王紫泥贏了。

假李逵抽了二十兩頭錢，西妮得了五六兩賞錢。婁星輝別自訂桑中之約。

翻過盆時，假李逵將昨日請客肉菜熱的上來，管貽安腹中餓了，也顧不得昨日的話，大嚼一頓。又吃著酒兒，等待天明。

張繩祖道：「譚兄，忘了你的鸚鵡了，只顧贏錢，怕餓死了他。」

管貽安道：「你也會弄這麼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我不會。」張繩祖道：「這是班上昨日送他的。我說叫譚相公送他五兩銀子，也不承這些下流人的情。」管貽安要看，紹聞道：「我昨日來時，掛在祠堂洗臉盆架子上。」管貽安便叫取來。紹聞摘來，連袋交與管貽安。管貽安接在手中向燭下一看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昨日咬敗我的那個鸚鵡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認的。」管貽安道：「正是他！」向地下一摔，摔成肉餅兒，道：「我明日與他十兩。」摔得在座之人，面面相覷，都不作聲。忽說道：「天明了，與我開門，我要走哩。」昂然走了。眾人也沒人送，惟有張繩祖送至大門。回來便道：「光棍軟似綿，眼子硬似鐵。管家這孩子，並不通人性。」王紫泥道：「悄悄的，休高聲。他到產業淨時，他就通人性了，忙甚的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這話太薄皮，看透了何苦說透。我如今就是通人性的了。」王紫泥道：「對子不字父，難說初見譚相公，開口便提他家老先生名子，這就不通人性到一百二十四分了。」

張繩祖道：「不必說他。譚兄你贏這一百三十兩，把昨日使的那二十兩扣下，你拿回一百一十兩去。你輸了問你要，你贏的叫你拿走。現成的你拿去，丟下賒賬俺們貝青。難說叫你年幼學生討賭博賬不成？也不是咱們乾的事，咱們的事要明明白白的。舊盛公子那話，我心裡只覺屈得很。也不用再講他。」

只譚兄目今明白就好。」因叫李魁兒過來，一秤稱明，稱了一百一十兩。李魁討了三四兩采頭，西妮也討了二三兩。婁星輝道：「我也丟丟臉，問譚相公要個袍料穿。」捏了兩個鏢兒。王紫泥說道：「餘下一個鏢兒，賞了提茶的小廝罷。」譚紹聞這一百兩銀子竟無法可拿。假李逵拿了一條戰袋，一封一封順在裡面，替他掀開大衣，拴在腰間。婁星輝向西妮道：「咱也散了罷。趁天未明街上無人，你隨我去罷。也不必向小劉那邊去，我自有個去處。熬了一夜，要睡到晌午哩。」

張繩祖道：「我知道。」連鮑旭一齊，四人出門。張繩祖、王紫泥送出大門而回。

王紫泥埋怨張繩祖道：「你如何把現銀子叫譚家拿的去，咱（貝青）賒賬哩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呸！若說你是個書呆子，你卻怕考。我問你，人家父兄管教子弟賭博，固然這是敗門風的事，若是遭遭贏錢，只怕父兄也喜歡起來。與譚家這孩子一個甜頭，他令堂就喜歡了，他再一次也肯來。那銀子得成他的麼？只怕一本萬利，加息還咱哩。我若不是當初贏了頭一場四十兩，我先祖蔚縣一任、臨汾一任，這兩任宦囊，還夠過十幾輩子哩。總是不贏不得輸，贏的多輸的也不得少。」王紫泥道：「你只作速催賭賬來，我分了好保等。」假李逵道：「王大叔放心，全在我。」日色已高，也一拱而散。這正是：

設媒懸罔誘癡兒，左右提攜一任之；

剛被於菟牙血後，升成偃鬼便如斯。